

報陣綫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1854

語錄

帝國主義者的壽命不會很長了，因為他們盡做壞事，專門扶植各國反人民的反動派，霸佔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軍事基地，以原子戰爭威脅和平。這樣，他們就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將要對他們群起而攻之。

本報

421期

14-2-1971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附畫頁

15分



英帝國主義忠實的經紀人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二日廣播〕英聯邦國家首腦會議已經在一月廿二日收場了。這一次會議，由於存在着各種矛盾，所以，自始至終採取了秘密討論的方式進行。儘管這樣，我國人民仍能看出日益衰敗的英帝國主義為了維持它在亞非地區的殖民利益，仍然企圖負隅頑抗。這就又一次表明，敵人是不会自行消滅的。英帝國主義雖然日薄西山，也是不会自行退出歷史舞台的。

從這次會議中，我國人民更清楚的看到，拉扎克傀儡集團和李光耀傀儡集團的奴才本性。拉扎克不但反對英帝出售武器給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而且，在會議上千方百計地幫助它的主子擺脫孤立的處境。關於英美帝國主義為了發展核武器而企圖在印度洋的尼科加西亞島建立海軍基地的問題，拉扎克又採取了小罵大幫忙的態度。因此，他深得主子的賞識而參加了名為“研究南大西洋和印度洋海上空道安全問題”，實為緩兵之計的所謂“八國研究小組”。

李光耀身為會議的所謂“主席”，不管在正式會議還是非正式會議，無論是會內還是會外，處處都是替英帝辯護，為英帝頑固推行其殖民主義政策創造條件。在這次會議正式開場以前，李光耀就竭力鼓吹他的奴才哲學，對過去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那種英聯邦國家的舊關係，依依不捨。說什麼“你不能只為了獲得援助和技術資助而成為成員國，你也得給回一些才行”……等等。會議一開場，他就替英帝出售武器給南非反動政權的罪行辯解，並且企圖阻撓會議對這個問題進行

徹底的討論；他在“開幕詞”中首先強調說：“出售武器給南非的決定，原則上應該是英國政府自身的決定。”禧斯在到新加坡之前以及在這個會議上，一再叫嚷：“這個問題是英國的內政，別人無權干涉”，李光耀同它的主子唱的不是一個腔調嗎？李光耀為了偽裝公正，假惺惺地說什麼“這個決定從另一方面看來，又是支持南非及其種族隔離政策的一種無原則的行為；然而，他馬上又擺起“會議主席”的老爺架子，大談他的“兩個任務”；一個是：“必須使所有重要問題都得到透徹討論，沒有一個問題可以排斥我們對關係到六大洲的其他同樣重要問題的充分考慮”；另一個是：“保證我們大家都能公平地享用會議的時間”。他要求代表們討論時“要客氣、要有禮貌”。禧斯為了擺脫窘境，在會議前和會議上，一直堅持把出售武器給南非問題，單獨列為一項議程，反對把這個問題歸入世界形勢的總問題。李光耀的“兩大任務”，豈不是服務於英帝的這個罪惡陰謀嗎？李光耀的所謂“兩大任務”，拆穿了說，就是替它的主子保駕，使英帝出售武器給南非的問題不了之了。

正因為這樣，禧斯在一月十五日的發言中大事稱讚李光耀，說這個奴才的“開幕詞”，“使會議有

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倫敦壟斷資本的報紙，一個接一個地為李光耀捧場打氣，《泰晤士報》以“發人深省的講話”為題發表社論，吹捧李光耀“把代表們的感情從出售軍火問題轉移到更公平地考慮英聯邦的前途上”；《每日電訊報》表揚李光耀，說他是“有力而誠實的經紀人，他設法避免了英聯邦的瓦解”；《每日郵報》給這個英國壟斷資本的走狗打氣說，“英聯邦如果要有前途，李光耀必須使會議成功”；《海峽時報》也肉麻地稱它為“和平的締造者”；李光耀在它的主子的一片讚揚聲中，更加飄飄然了。他會內會外，闖闖跳跳，一再要求某些非洲國家代表克制自己，極其可恥地為英帝實行殖民主義政策效勞，它不厭其煩地吹捧禧斯堅持出售武器給南非反動政權的立場，是什麼“非常溫和、非常克制和非常講理的”。為了討好它的主子和要脅某些非洲國家，李光耀竟然無恥地污蔑社會主義中國“在東南亞實行擴張主義政策”。

李光耀集團為了向主子邀功，不僅不惜勞民傷財，而且在會議開場之前，悍然製造借口，逮捕一批工會和群眾團體的領導人，加緊鎮壓群眾鬥爭。一月十九日，又無理逮捕十二位政治“犯”家屬。李光耀集團自以為通過這次會議，它們的身價可以提高，但是，事實正好相反，李光耀集團的奴才嘴臉暴露得更加徹底了。

獄中反帝愛國志士
英勇的絕食絕飲鬥爭
已進入第61天！

我軍英勇打退敵人進攻 消滅敵人十八個 保衛群眾安全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戰鬥消息〕戰鬥在霹靂北部和泰南勿洞地區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的一支部隊，英勇打退敵人的進攻，消滅敵人十八個，勝利地保衛了群眾的

安全。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四點，一股敵軍，氣勢兇兇地闖到勿洞地區的一個樹膠園，企圖進攻群眾。

（轉入第十二版）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拉扎克和李光耀的丑惡表演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元月廿七日廣播〕拉扎克一月十五日，在英聯邦國家首腦會議上發言，拉扎克在發言里閉口不談英帝國主義向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出售武器的問題；他無恥地稱讚正在加緊相互勾結進行反人民、反革命活動的兩個超級大國——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他惡毒地污蔑巴勒斯坦人民反對美以侵略者的正義鬥爭；他竭力兜售美帝炮製的所謂“東南亞中立化計劃”，並且瘋狂地攻擊東南亞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最忠實、最可靠的朋友——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拉扎克的發言，一開始就肉麻稱讚美帝和蘇修這兩個超級大國狼狽為奸，作出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惡勾當，他說，他為美帝蘇修的相互勾結感到鬆了一口氣，這就說明：拉扎克甘心充當美帝和蘇修的應聲蟲，公開與所有正在為反對這兩個超級大國的欺負而鬥爭的國家為敵。

英帝國主義堅持向南非白人法西斯政權出售武器，其目的同它在東南亞拼湊五國軍事聯盟以及勾結美帝在印度洋的一個小島建立軍事基地是一樣的，都是為了維護它的殖民利益。因此英帝向南非反動政府出售武器的問題，遭到亞非各國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堅決反對，但是，英帝的忠實走狗拉扎克在這次英聯邦會議上，不但竭力替英帝解圍，還無恥地扯談反對種族主義。他在發言中，含糊糊地說什麼“馬來西亞對於給與非洲南部這個種族主義政權的各種形式的鼓勵表示關切。”拉扎克之所以“對於給與這個種族主義政權的鼓勵表示關切”，顯然是為討好一些非洲國家的代表，妄圖換取它們對所謂“東南亞中立化計劃”的支持，他因為心里有數，害怕在禱斯發言之後才來講話，容易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所以，臨時借故要求提前發言，可是，他弄巧成拙，暴露了自己充當英帝走狗的嘴臉，狐狸尾巴還是被人抓住了。事實上，拉扎克集團同南非種族主義政權是一類貨色。它在馬來亞推行的民族壓迫、民族屠殺政策，比之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發言後大約一個星期，就拋出了所謂修正憲法的白皮書，明目張胆地煽動馬來沙文主義，為挑起民族屠殺，製造反革命輿論。拉扎克還儼然以自由的衛士自居，說什麼“有一些人仍然死抱著殖民制度中一切討厭的東西不放，即奴役一個民族，剝奪他們的基本自由權利”等等。事實上，拉扎克集團就是一伙仍然死抱著殖民制度中一切討厭的東西不放的人，它在馬來亞實行赤裸裸的法西斯專政，剝奪了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權利，在拉扎克集團統治下，我國人民連找職業甚至當乞丐的自由也被剝奪了。

拉扎克在兜售美帝炮製的“東南亞中立化計劃”的時候，故意顛倒黑白，替美英帝國主義在東南亞的侵略罪行辯護，污蔑社會主義中國把東南亞當為自己的勢力範圍，瘋狂攻擊中國對馬來亞進行什麼“顛覆活動”，妄圖挑撥馬來亞人民同中國人民的傳統的戰鬥友誼和團結。他卑鄙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公然歪曲事實，把馬來亞人民自己的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傳播真理的聲音，說成是中國對馬來亞的所謂“顛覆宣傳”。拉扎克還無恥地叫嚷，為了傀儡政權的生存，他有權向任何願意幫助他的人，請求援助。他這樣賣力地推銷美帝的“東南亞中立化計劃”，這樣卑鄙地污蔑中華人民共和國，其真正目的，說穿了，就是為了進一步投靠美帝國主義和勾結印尼蘇哈多集團，維持其搖搖欲墜的法西斯政權。

在談到中東問題的時候，拉扎克說：“巴勒斯坦人民被置於一種毫無希望的境地中的時間太長了，他們始終受着大國爭權鬥爭的行動的擺布，我們切望，他們不是永久地成為一場不是由他們自己選擇或製造的鬥爭中的角逐。”看！拉扎克又在替美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以色列的侵略罪行辯護了。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對美英帝國主義和以色列的侵略，爭取解放自己祖國的正義鬥爭，被拉扎克歪曲成為什麼“大國爭權的鬥爭”，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英勇堅持武裝鬥爭，拉扎克却污蔑他們是“處於毫無希望的境地”。反對侵略爭取解放，是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神聖權力，拉扎克却咒罵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是“大國的角逐”，這不是正在進行堅苦鬥爭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不可容忍的污辱嗎？拉扎克集團過去講的什麼“支持和同情”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鬥爭，不是徹頭徹尾的欺騙嗎？這又一次證明，拉扎克集團是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敵人。

英帝國主義的另一個傀儡李光耀，在這次英聯邦會議上，始終同他的主子——英帝國主義一鼻孔出氣，在英帝給南非武器問題上，李光耀從會議一開始，就公開充當英帝的辯護士，對一些非洲國家進行威脅和詭詐。在他的主子的指使下，他還大肆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污蔑中國在東南亞實行擴張主義政策，他還恬不知恥地感謝英帝及其僕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反動派鎮壓我國人民革命鬥爭的血腥暴行。

我國人民從拉扎克和李光耀這些丑惡表演中，更清楚地看到他們死心塌地為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效勞的奴才面目。一切甘心充當帝國主義走狗的人，絕不會有好下場，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也是這樣。



美英帝國主義互相配合 擴大侵略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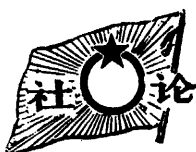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元月廿三日廣播〕太平洋美軍總司令麥可恩，一月六日到馬來亞進行所謂“訪問”。麥可恩在吉隆坡停留了三天，同偽總理拉扎克、偽國防部長副部長立道丁以及偽軍總參謀長依不拉欣等高級軍事頭目進行了秘密會談。

麥可恩的“訪問”是在美英帝國主義加緊在東南亞地區策劃新的

戰爭陰謀和侵略陰謀的時候進行的。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拉扎克傀儡集團和李光耀傀儡集團的國防和軍事官員，原定一月六日在新加坡舉行會議，討論拼湊五國軍事聯盟的問題。麥可恩恰好六日到達吉隆坡，拉扎克集團便以馬來亞半島發生水災為理由，要求上述會議延期一天，麥可恩於八日離開吉隆坡。

一月八日到十一日，美國國防部長賴爾特率領一批高級軍事頭目到西貢進行四天視察，為擴大侵略戰爭進行新的軍事部署，麥可恩也匆匆趕到西貢，同賴爾特研究了東南亞全盤戰局。與此同時，美帝國主義應拉扎克集團要求，派遣軍用運輸機和直升飛機，從西貢載來一批又一批人員和所謂“救濟物資”到關丹機場和吉隆坡國際機場降落，進行所謂“救濟水災災民”的活動。英帝海軍船隻和空軍飛機也從新加坡趕到關丹和海岸其他地區，協助“救災”。接着在英國首相禱斯一

（轉入第四版）



狂轟濫炸挽救不了 美帝滅亡的命運！

正月三十日，美帝國主義在所謂“保衛美國士兵的生命安全”的借口下，揮軍進入老撾境內，對老撾人民狂轟濫炸，進一步擴大印支戰爭。

自從旱季以來，好戰狂的美帝國主義便採取了一系列擴戰步驟，出動大批飛機，轟炸柬埔寨、越南南方和老撾南部的波羅溫高原。據資產階級報章的揭露，三個月來，美帝在印支戰場的投彈量，已大大地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總和。

美帝國主義無視國際法，踐踏一九六二年關於老撾問題的日內瓦協議，將戰火引入老撾，破壞老撾人民的和平生活，嚴重地威脅東南亞地區和世界人民的和平。

美帝國主義的戰爭販頭目之一的羅傑斯，在正月二十九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公然叫囂：“爲了在南越美軍的安全，將出動美國現有的全部飛機前往印度支那的任何地方。”這是窮兇極惡的美帝國主義戰爭狂對印度支那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赤

裸裸的戰爭挑釁，它再一次證明毛主席的“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頭號敵人”的英明論斷。

對於美帝國主義的瘋狂戰爭挑釁，印度支那三邦人民的武裝力量，立即給予猛烈還擊。從正月三十一日夜間到二月一日凌晨，越南南方中部中區人民解放武裝力量，對蜆港到金蘭灣的三個機場，八個縣和市鎮的敵軍目標，以及敵人的近百個據點、基地和“戰略村”，發動猛烈進攻，打死打傷和俘虜上千名敵人，擊毀大量的戰爭工具。在越南南北方、柬埔寨和老撾，印支人民的武裝力量，在反侵略的戰爭中，捷報頻傳，取得無比輝煌的勝利。

毛主席教導我們：“搗亂，失

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付人民事業的邏輯。”儘管美帝國主義作垂死掙扎，不斷擴大戰爭，對印度支那三邦人民狂轟濫炸，但都逃不過滅亡的命運。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個蘇聯，兩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共九億人口。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億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全部崩潰。”

如果美帝國主義胆敢使用核武器，把戰爭擴大到整個亞洲甚至全世界，那麼，全世界人民都將起來，拿起槍桿，瞄準美帝國主義，狠狠射擊，把美帝國主義徹底消滅掉，建立一個大同世界！

菲律賓人民掀起洶湧的反迫害鬥爭

（綜合報導）

美帝國主義的傀儡——馬可斯反動集團，最近和美國壟斷石油公司勾通一氣，宣布每加侖汽油增價菲幣二角，以圖從人民身上進一步掠奪，保證壟斷資產階級獲得超額利潤，因此引起廣大的菲律賓巴士車司機的不滿和強烈抗議。

一月八日，一萬五千名馬尼拉巴士車司機進行罷工鬥爭。已經化怒爲行動的罷工司機和數千名支持鬥爭的學生，十三日在馬尼拉的米倫達廣場上，進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對於這場革命性的群眾鬥爭，馬可斯反動傀儡集團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即刻兇相畢露，派譴大批狗警，進行血腥鎮壓，殘暴地對示威者開槍射擊，當場殺害四個學生，打傷數十人。但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菲律賓革命人民，不畏強暴，英勇反抗，使用石塊和土製炸彈與敵人展開搏鬥。

面對着洶湧的交通工人的罷工鬥爭和學生的英勇鬥爭，馬可斯反動集團，感到焦急萬分，因此不得不取消提高汽油價。它們幻想要弄攔絡欺騙和血腥鎮壓的反革命兩手，對付菲律賓的革命人民。

一月廿二日，懷着深重的階級仇、民族恨的菲律賓革命人民，在兩家美國壟斷石油公司投擲炸彈。

一月廿六日，約有二千名的學生和罷工工人，在菲律賓希爾頓旅

店遊行示威，向出席所謂“太平洋區旅遊協會常年大會”的代表們高呼“滾回老家去”，同時約有一萬五千名的示威者集中在菲國會大廈前，進行示威抗議馬可斯傀儡集團的法西斯暴政。

一月廿日，六千名菲律賓學生，集合在偽總統府前，紀念“一·卅·流血慘案。他們佔據了曼迪奧拉橋，同時示威遊行。壯烈的遊行隊伍扛着棺材，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法西斯主義！”等口號。是晚，革命學生于偽總統府前進行通宵集會和示威遊行。

二月二日，菲律賓學生在馬尼拉大學區和奎松市菲律賓大學，設人身障礙以支持司機罷工的鬥爭。馬可斯反動集團再度出動狗警闖入大學校園，進行法西斯血腥鎮壓，射催淚彈，槍殺另三個群眾，並造成七人受傷，五十人被野蠻逮捕。菲律賓反動當局的血腥罪行，激起其他行業人士的憤怒。二月二日，八間漁業團體停止捕魚，抗議馬

可斯反動集團的法西斯鎮壓，支援交通工人和學生的正義鬥爭。

二月六日，馬可斯反動集團再度派遣便衣狗警闖入菲大校園，進行法西斯鎮壓，開槍擊傷六名學生。二月九日，三千名罷工工人和學生，再度在馬尼拉市中心廣場集合，遊行示威，抗議汽油增價和馬可斯反動集團的法西斯血腥暴行。血債必須血來還！

菲律賓的革命人民，在反馬可斯法西斯暴政的群眾鬥爭中，得到進一步的鍛鍊。革命學生在菲律賓大學校園內設立“解放狄利曼之聲”，並出版“紅旗報”，傳播革命的訊息。可以肯定，菲律賓人民所展開的這場反迫害、反剝削的鬥爭，必將進一步的發展，把菲律賓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推向一個新的高潮。美帝國主義和馬可斯反動集團，必將埋葬在人民鬥爭的汪洋大海中！





馬來官僚資產階級 和地主階級的垂死掙扎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元月廿日廣播〕在巫統全國大會舉行之前，巫統各州分部和地方支部分別召開了所謂代表會議。從各分部和各支部會議情況以及通過的提案中，人們可以看出，巫統內部的危機以及巫統領導集團的新動向。

巫統中央和各州分部的領導權都操縱在馬來官僚資本家和本地手里。從翁因惹花的時候起，巫統就一貫執行出賣國家、出賣人民利益的政策。因此，它在馬來群眾中越來越不得人心。馬來群眾日益清楚地看到，巫統是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對包括馬來族農民群眾在內的各民族勞動人民實行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工具。巫統中央和各州分部的頭目，對巫統的日益孤立感到憂心忡忡。最近，這些頭目在各州分部會議上的講話，以及巫統機關報——《馬來使者》的社論，都流露了它們這種日益不安的情緒。

長期以來，巫統內部各派勢力一直在爭權奪利、互相排擠，“五·一三”民族大屠殺以及拉赫曼的下台，不但沒有緩和反而加劇了它們內部狗咬狗的爭鬥。“五·一三”民族大屠殺以後，拉扎克集團在僑軍、各級偽政權以及經濟和文化領域里，變本加厲地排斥異己。並且，在巫統包括巫統青年和婦女組織的各級領導中，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現在巫統基本上是拉扎克和依斯邁兩大家族的黨了。在撤換了霹靂和丁加奴兩州僑務大臣，改組了這兩州巫統領導機構之後，拉扎克集團進一步加強了自己的勢力，並同他的對手，在北馬其他各州進行着更劇烈的爭奪。從玻璃市巫統一些人要求凍蛋玻璃市僑務大臣昔阿默的提案中，從巫統中央副主席佐哈里和巫統中央總書記西努在吉打和檳城巫統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人們可以看到拉赫曼的下台不是巫統內部爭鬥的結束而是爭鬥的激化。

佐哈里一月一日在巫統吉打中區分部大會供認，巫統內部的爭權奪利隨着拉赫曼的下台而更加劇烈，他指出，巫統內部有人把以拉赫曼為頭目的偽政權稱為“舊秩序的政府”，把以拉扎克為頭目的偽政權叫做“新秩序的政府”。他問道：“如果拉赫曼領導的政府是舊秩序的政府，那麼，當時在拉赫曼領導下工作的拉扎克、依斯邁與現任內閣部長的人又將怎樣分類呢？”他很不服氣地哀歎說：“那些從開始到現在，忠心為黨鬥爭的人（當然包括他本人在內），都毫無疑問地屬於舊秩序了”。他呼籲“所有忠於黨的人，現在要挺身而出，抗拒

這些壞蛋。”

西努一月三日，在檳城巫統分部代表會議上，說得更加坦率。據《海峽時報》報導，他斥責那些把偽政權劃分為“新秩序”和“舊秩序”的人是不負責任的分子。他強調，有必要對巫統重新作出評價，他說：“這種評價不能單純以年齡為根據，因為不是所有年老的人都保守，也不是所有年青的人都進步。”他呼籲黨員“要密切注視政府所做的事情，必要時要批評政府的政策”，他希望，政府的政策必須以執政黨的政策為根據，因此，他對黨員說：“你們尤其不應當把一切都交給拉扎克管，因為，也許拉扎克有朝一日會做出使你們突然吃驚的事情來。”此外，據馬來文報紙報道，“五·一三”民族大屠殺的劊子手之一——雪蘭莪僑務大臣哈倫已被提名為候選人，爭奪巫統全國青年組織的頭目的職位。曾經擔任拉扎克特別助手的姆沙希淡，原也準備參加爭奪這個職位，後來因為哈倫已被提名，所以他自動退出角逐。但是，以哈倫為頭目的巫統雪州分部及其他十多個支部一致通過提案，要求拉扎克委任姆沙希淡為僑僑內閣的部長，姆沙希淡因為參加搞垮拉赫曼的活動，而在一九六九年七月被拉赫曼解除職務，到英國讀書，去年拉赫曼下台前，他又溜回來，任馬來亞大學的所謂社會科學的講師。所有這些表明：巫統內部各派勢力之間的互相侵壓，互相勾結，互相爭奪，在巫統全國大會前夕愈演愈烈。

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華印族大買辦資產階級的爭吵，也由於拉扎克集團的各種危機的深化而更加尖銳起來，最近依斯邁的叫囂以及巫統一些分部的決議表明，馬來官僚資產階級正在採取步驟，把馬華公會領導集團和馬來亞印度人大會黨領導集團，驅出所謂聯盟黨。

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為了擺脫重重危機，對各民族人民加強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大肆散播馬來沙文主義，煽動民族仇恨，最近，各州巫統分部和支部的會議，就成了它們鼓動馬來沙文主義的講壇。

雪蘭莪僑務大臣哈倫叫囂：“每一家公司或企業雇用的工人，馬來人必須佔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五十。”霹靂僑務大臣鼓吹，“

在太平洋格審登開辦的企業，必須聘請馬來工人百分比至四十。”柔佛僑務大臣也叫喊：“每一間非馬來人的商店，目前暫時最少必須雇用一個馬來人。”他威脅說：“現在，凡是馬來工人還不到百分之四十的公司和工廠，其執照在今年將不能更新。”本來，所有所謂“新興工業”的工廠，早已按照偽政權的法律規定雇用工人，即“馬來人佔百分之四十六，華人百分之四十，印度人百分之十四”。現在，馬來官僚資產階級竟然借口解決失業問題，乘巫統全國大會即將召開的時機，更瘋狂地推行馬來沙文主義，煽起民族仇恨。

許多巫統分部和支部，還通過提案，要求偽僑政權實行更苛刻的“公民權”條件，更嚴格實行“公民權”法令；要求偽僑政權“採取更有效行動，對待不按照政府的條件僱用馬來人的工廠和企業”；要求永久保存偽“作戰委員會”和“偽協商委員會”；要求偽政權採取步驟，消滅所謂“富有的人和貧窮的人之間的不平衡”；要求偽政權設立全國交通運輸局，操縱海陸空交通運輸企業，這個運輸局的營業，百分之五十必須由馬來人控制，……等等。一句話，就是要全面推行拉扎克集團的所謂“新經濟政策”。用雪州巫統副主席巴哈努丁胡賽的話來說，就是“馬來人必須像以色列的猶太人那樣，控制自己祖國的經濟和政治”。西努在檳城巫統會議講話時，也揮霍着民族屠殺的大棒子，瘋狂叫囂，“只要馬來人在經濟上和教育上仍處於落后地位，‘五·一三’事件必將重演。”

所有這些表明：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企圖通過煽動馬來沙文主義，製造新的民族屠殺，來轉移馬來族群眾的鬥爭目標，維持其法西斯統治。但是，這是痴心妄想，它們這些罪惡陰謀，必將使它們同馬來族工農群眾及其他各民族勞動人民之間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必將使各民族勞動人民的階級覺悟更加提高，更加同心同德，為打倒共同敵人而鬥爭！

（接第二版）

月十二日到吉隆坡時，拉扎克又重彈所謂“大國保證東南亞中立”的濫調，並吹捧英帝繼續在東南亞駐紮軍隊是對這個地區的“穩定的貢獻”。有消息說：拉扎克將在英聯邦首腦會議上，繼續兜售美帝國主義的“東南亞中立化”計劃。美英帝國主義這些罪惡活動表明：它們正在互相配合，以擴大侵略戰爭。



販賣黑貨者必受到人民的懲罰

○ 叢中笑 ○

李光耀傀儡政權的“旅遊局”最近向日本大使館透露：“旅遊局”將在星島建立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紀念館，並計劃陳列第二次世界大戰日侵略軍司令官山下奉文和英國敗將白思華的臘像；建築地址“恰巧”在“山下奉文與白思華簽訂投降書之同一個地點”。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日本法西斯向馬來亞發動進攻。英殖民統治者不戰而逃，短短六十天，就和日本侵略軍簽訂城下之盟，馬來亞人民從此進入三年零八個月最黑暗年代。千千萬萬人民在大檢舉中遭到殘酷殺害，日本侵略軍燒、殺、奸淫、搶掠無所不用其極。無數人民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物質缺乏，通貨膨脹，白色恐怖籠罩大地，馬來亞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抗日勝利以後，英帝國主義者再次強佔我國領土，對我們實行殖民統治。今天偽政權的“旅遊局”却借“吸引遊客”為名，欲替劊子山下奉文之流塑造臘像，替這些軍國主義者招魂，表揚侵略者的“最光榮的一頁”，置馬來亞人民的歷史苦難于不顧，這充分暴露了李光耀傀儡政權的賣國賊嘴臉。

連日來，許多正義人士在報章上發表文章，譴責“旅遊局”當局的這個可恥計劃。他們站在人民大眾立場，憤怒控訴了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殘暴統治，為千千萬萬遭受日軍血腥殺害的同胞伸冤，表揚當年人民抗日軍隊的頑強戰鬥精神，對“旅遊局”的這個罪惡陰謀，進行了堅決的聲討。他們指出了山下奉文的劊子手面目，指出英帝在抗日前後對馬來亞人民的抗日運動所做的破壞與鎮壓，指出英帝戰後耀武揚威接受日軍投降是老殖民統治者向東方侵略者接回政權，繼續奴役馬來亞人民的實質，指出“旅遊局”計劃在“政府”大廈塑造英軍接受日軍投降情形的臘像，是企圖把抗日的功勞加在英國人身上，等等。賣國賊必須群起而攻之，我們對這些人士的聲討表示堅決的支持，熱烈的表揚。

然而，在這些聲討之中，有些人沒有透過現象看本質，以為“臘像計劃”只是幾個“旅遊局”諸公之作，把矛頭對準“旅遊局”，忘掉了李光耀傀儡政權正是“旅遊局”的後台老板，“臘像計劃”正是李光耀傀儡政權媚外政策的一個突出表現；甚而有人出于善良的主觀願望出發，要求偽政權在將建的紀念館塑造人民軍英雄的英雄形象。除此之外，一些個別的反共將領，出于對英帝國主義主子的利益，為了借機撈取政治資本，也參于這聲討行列之中。他大罵“旅遊局”可恥

！為什麼可恥呢？原來只因為這將暴露“盟友”的醜態，而它則是“盟友”的什麼特別部隊俱樂部會員。為了“袍澤”的榮譽，所以他特別反對這個“臘像計劃”，並認為奴才的“國防部”，現在也還得“盟友”的支撐，因此不必急着取悅開始復活的日本軍國主義而羞辱現在仍與“聯防”的“盟友”！而一貫小罵大幫忙的“主筆”之流于隔靴搔癢之後，就向“旅遊局”獻策，說什麼：“不如塑造各兄弟民族生活習慣的臘像，把我國各民族文化的特點表揚出來，比較有意義。”以為這樣就可達到欺騙輿論，粉飾假“新加坡共和國”殖民地實質，從而破壞馬來亞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其心可謂毒矣！

偽“旅遊局”計劃塑造日本侵

略者與英帝國主義者的臘像，決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這是李光耀傀儡政權對外推行媚外政策的一個突出表現，對內推行奴化教育政策的一個惡果。今天，李光耀傀儡政權極力販賣日本軍國主義的文化，對日本軍國主義影片大開方便之門，請“專家”、“學者”之流稱讚三島由紀夫的“忠誠”，在民間大力倡導“柔道”運動等等。可以肯定，隨着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與擴張，李光耀傀儡政權必加劇推行軍國主義文化政策，以利于反動統治。

馬來亞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我們曾經在偉大的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之下，打敗了橫行一世的日本反動派。在毛澤東思想普遍傳播的今天，馬來亞人民的武裝鬥爭正蓬勃發展；山下奉文帶血的刺刀阻不了被人民消滅的命運，一小撮極力販賣與推行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奴才，必將遭到人民徹底的懲罰！

打倒復活的日本軍國主義！

年貨為何暴漲？

金刃

我們的偽“新加坡共和國”總理“李光耀傀儡每逢什麼大節日，必有一番“獻詞”，一九七一年的新春也不能例外，它在報章、電視、電台人大放厥詞，講幾句乾巴巴的屁話后，《新明日報》就撰刊文章，寫一點街頭即景的實況；它們似乎說溜了嘴，把年貨騰貴驚人的事實也道出來了。這下子使我們人民非常驚異，難道它們自動掏出了“新加坡共和國”的經濟不景的底子了嗎？有是，只有一半，那便是“看的人多，買的人少”及“這麼貴，不買算了”的兩句話；至於原因，那麼讓我來幫他說罷！

大家都知道，李光耀傀儡政權出的“星加坡幣”是沒有保險的，隨時會因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貨幣危機的高漲而捲入漩渦的，美國幾次通貨膨脹的浪潮已帶給馬來亞人民不少苦難了。現在，李光耀傀儡政權秉承了美英帝國主義的衣鉢，對內實行法西斯統治，對廣大的馬來亞人民進行種種迫害，法律多如毛，動輒罰款、坐牢或兩者“兼施”；對外勾結帝國主義，特別是美英帝國主義及蘇修集團、日本壟斷集團，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固打，嚴限中國貨物入口，利用關稅壟斷手段，使中國貨物的價格一下子增加了一二毛到一倍以上，以保護所謂“國貨”的外國貨物，使人民無法購買價廉物美的中國貨品

。如果李光耀傀儡有良心的話，他該問問自己：為何年貨暴漲得那麼厲害？為何市民說“這麼貴，不買算了”，商販歎氣說“看的人多，買的人少”的話呢？當然，他的良心是沒有的，只有黑心而已。對他存有幻想的人已愈來愈少了，革命人民更不會賣他的帳的。然而，《新明日報》的“街頭即景”文章中，却充滿了“平易近人”的情調，好像很體貼人民的生活；窮人嚷窮，它也嚷着“樣樣都貴”，其實那是騙騙三歲小孩的廢話，鬼才相信他！

李光耀傀儡政權以為兩面反革命手段能永遠使用，使新加坡人民潛移默化，而接受他的鬼話。只可惜人民不是阿斗，不是三兩句甜言蜜語就可上當的了。告訴這個反動集團，甜言蜜語掩蓋不了鐵般的真相——人民已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是你出賣民族權益的結果，並不是年貨單單漲價而使人民少買而已。要不是你們這伙賣國賊出賣了人民的利益，積極為帝國主義者效犬馬之勞，物價何以會飛漲呢？看！年關降臨的時候，何以盜賊蜂湧而起？何以購買力愈來愈弱，使你的謊言經不起考驗呢？既然生活是東南亞之冠，經濟日趨“繁榮”，何以又有那麼多人說“這麼貴，不買算了”的話呢？何以有日益高漲

（轉入第十一版）



林副主席著作選讀

人民战争勝利万岁

—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 —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

11/11

(接上期)

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在于，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並且根據中國人民長期革命鬥爭的經驗，加以高度的概括和總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的理論，經過中國革命的長期實踐的檢驗，證明是符合人民戰爭的客觀規律的，是無往而不勝的。它不僅適用於中國，而且是對世界各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革命鬥爭的偉大貢獻。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戰爭，包括抗日戰爭和國內革命戰爭，歷時二十二年之久，這是當今世界上無產階級領導的時間最長、鬥爭最複雜、經驗最豐富的人民戰爭。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歸根到底，就是用革命暴力奪取政權的學說，用人民戰爭反對反人民戰爭的學說。馬克思說得好：“暴力是一切舊社會在孕育新社會時的產婆。”⁽¹⁴⁾

毛澤東同志正是根據中國人民戰爭的經驗，用最通俗最鮮明的語言，概括地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¹⁵⁾的著名論斷。

毛澤東同志明確地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¹⁶⁾

戰爭是帝國主義和剝削制度的產物。列寧說過，“戰爭無論何時何地總是由剝削者、統治者和壓迫者階級挑起的。”⁽¹⁷⁾只要還存在着帝國主義，存在着剝削制度，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總是要依靠武裝力量來維持他們的反地統治，總是要把戰爭強加在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身上。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在今天的世界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毫無例外地都在加強它們的國家機器，特別是軍隊。美帝國主義更是到處進行武裝侵略，到處進行武裝鎮壓。

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侵略戰爭和武裝鎮壓面前，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怎麼辦？是屈膝投降，永做奴隸呢？還是奮起反抗，爭取解放呢？

毛澤東同志生動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

調查研究，發現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手里都拿着刀，要殺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樣辦理”，⁽¹⁸⁾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歸根到底，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武裝侵略和武裝鎮壓面前，敢不敢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敢不敢進行人民戰爭，這是敢不敢革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測定真革命還是假革命、真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假馬克思列寧主義最靈驗的試金石。

針對着有些人存在着害怕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怯懦思想，毛澤東同志提出了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他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¹⁹⁾

中國人民戰爭和其他國家的人民戰爭的歷史有力地證明了：人民革命力量從弱到強，從小到大，是階級鬥爭發展的普遍規律，是人民戰爭發展的普遍規律。人民戰爭的發展過程，盡管會不可避免地遭受許多困難、曲折和失敗，但是，人民戰爭一定勝利的總趨勢，是任何力量也改變不了的。

毛澤東同志指出，必須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

在戰略上藐視敵人，這是對一個革命者的最起碼的要求。如果沒有藐視敵人、敢于勝利的英雄氣概，那就根本談不上革命，談不上進行人民戰爭，更談不上勝利。

在戰術上重視敵人，對於革命者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在戰術上重視敵人，在每個國家的革命的具體實踐中，在每一個具體鬥爭問題上，不研究具體情況，不採取謹慎態度，不講究鬥爭藝術，不採取適當的鬥爭形式，人民戰爭也是不能取得勝利的。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最重要的，不是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那怕它現時似乎還不堅固，因為只有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才是不可戰勝的。

為什麼似乎弱小的新生力量總是能夠戰勝貌似強大的腐朽力量呢？因為真理在他們一邊，人民群眾在他們一邊。而反動階級總是脫離

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對立的。

中國革命的勝利，證明了這一點。一切革命的歷史，整個階級鬥爭的歷史，整個人類的歷史，也都證明了這一點。

帝國主義者極端害怕毛澤東同志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理論，修正主義者極端仇恨這個理論。他們都反對和攻擊這個理論。一些庸人們也跟着嘲笑這個理論。但是，這些都絲毫不能貶低這個理論的價值。真理的光輝是任何人無法掩蓋的。

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的理論，不但解決了敢于進行人民戰爭的問題，而且解決了如何進行人民戰爭的問題。

毛澤東同志是善于按照戰爭規律指導戰爭的偉大政治家和軍事家。毛澤東同志制定的人民戰爭的路綫和政策，戰略和戰術，引導中國人民，在極端複雜、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繞過前進航程上的一切暗礁，把人民戰爭的大船駛達勝利的彼岸。

(待續)

注 釋

(14) 《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八二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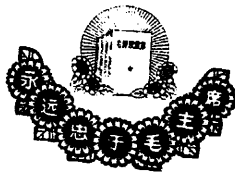
(15) 《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三五頁。

(16) 《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二九頁。

(17) 《革命軍隊和革命政府》，《列寧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五三一頁。

(18)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一二六——一二七頁。

(19) 《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談話》，《毛澤東》第四卷，第一一九三頁。





一首不利于革命人民的詩篇

(6)
1971

——我們對林康的“表白”的看法

○○○ 羣衆

〔按語〕關於由林康同志的“挽歌”而引起的一場文藝論爭，我們在第416期《新年特刊》上的“沿着新民主主義的文藝道路，奮勇前進”一文，曾加以總結，指出“羣衆同志的批評原本很正確，但在態度上却不大友善，因而引起林康同志的‘因挽歌而引起的’和彼岸同志的‘反對一棍子把人打死’。林康同志的表白，並沒有真心誠意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把烈士的光榮犧牲看成‘沒有價值’——，反而自我辯護，強調‘犧牲’與‘在意外中喪生’的‘區別’。彼岸同志的文章，並沒有真正針對雙方的優缺點提出批評，反而抓住羣衆同志態度上的缺點，大作文章。”我們原以為就此結束這場論爭，讓有關各方面都作自我檢討；雖然我們又接獲羣衆同志的“一首不利于革命人民的詩篇”，我們仍按下不予發表。

及后，很多同志向我們提出：“為什麼不讓有關的論爭繼續下去？”最近，我們又看到《奔流》第八期的一封“讀者來鴻”，全力支持、讚揚彼岸同志的“反對一棍子把人打死”，且還因此而“引起共鳴”。我們認為，這位讀者先生錯誤地看待嚴肅的文藝論爭，將嚴正的文藝批評與“敵友不分，一味用排擠”混淆起來，企圖誤導羣衆，替犯上嚴重錯誤的朋友打鼓作氣。因此，為了讓廣大讀者們進一步分清是非，我們決定刊登羣衆同志的文章，讓有關的論爭繼續開展下去。

我們有必要指出，羣衆同志的態度雖仍不大友善，然言論精確，剖析甚詳。我們希望廣大的讀者羣衆和革命文藝工作者（尤其是林康同志和彼岸同志），能夠真正針對問題進行討論，避免在批評態度上作無謂之爭。幸甚！

~~~~~

馬來亞人民的好兒女——廖金玉同志，在一次完成鬥爭任務的歸途中，由於發生意外車禍而壯烈犧牲。一路來，她在工作上、學習上都有積極的表現，是我黨的一位好幹部。然而，在本地出版的一本民主刊物《奔流》的第三期却刊登了一篇對我們的革命烈士進行打擊，譏嘲和丑化的詩歌，那就是林康的“挽歌”。

自從林康的“挽歌”刊登后，激起了左翼幹部以及廣大人民羣衆的普遍不滿，感到這篇歪詩不是在“對這位亡友的懷念”和“帶有一點批評金玉的意思”，而是在貶低革命烈士的光輝形象，打擊革命人民。

在“革命志士的形象不容歪曲”一文中，我們對“挽歌”不正確思想提出嚴正批評。過了不久，林康就在《奔流》第六期上發表了一篇自我表白的文章，題為“因挽歌而引起的”。這篇文章，與其說是在“表白”倒不如說是在狡辯，是用一些借口掩飾自己的嚴重錯誤。此外還有彼岸先生的“反對一棍子把人打死”的文章。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再度寫了這篇文章，對一些事情進一步的剖析。

大家都知道，廖金玉同志是在完成任務的歸途中遇車禍而壯烈犧牲的。這種犧牲，我們認為是不能冠上一個“太沒有價值”的帽子的，而且也的確確無此必要，更何況金玉同志不是死在毫無意義、違反人民利益的勾當中，那只是在“意外中喪生的”。在林康的“表白”中，他還是堅持這樣的講話，還說什麼“是相對於‘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這話而說的。”在林康看來，金玉同志這次的犧牲不是為人民利益而死，而是在“

相對‘為人民利益而死’的。那麼，這‘相對‘為人民利益而死’”是在暗喻些什麼？難道不很明顯嗎？！

在《陣綫報》第391期發表的“革命人永青春，身雖死志長存”一文，以及其他同志的反映，我們清楚地知道，金玉同志是怎樣喪生的。這樣的犧牲，大家都感到莫大的悲痛，但這絕不會是由於“朋友的死得太沒有價值，而加倍地感到傷心”的。

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中教導我們，應該要為在革命隊伍里犧牲的人送葬，開追悼會。我們不反對以一些文章（任何體裁的文章）來紀念已死的同志（或朋友）；但是，有一點最基本的，我們應該拋棄一切恩怨情緒，不能用冷言冷語的態度來對待革命烈士，更不能採取報復的手段，用打擊、譏嘲的筆調來丑化革命烈士的形象。應該注意的是，紀念一位烈士，為的是他（或她）的一生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生，在生前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光輝事跡；將他（或她）的優點不斷激勵自己，激勵同志，鼓午大家奮勇前進。這樣的紀念文章，才有價值；否則，淨挖烈士生前的缺點，這對死者來說不是在紀念、悼懷，而是對已死的烈士進行侮辱，到頭來，只能是侮辱寫作者自己的人格。

在“挽歌”里，林康把碰面時“她的伴詳不睬”的這種表現喻為“橫蠻”，在她死后，又把她講得“死得太沒有價值”，這種態度是不是帶有“批評”的意味呢？林康在他的“表白”中寫道：“后面兩句，帶有一點批評金玉的意思。金玉當時堅持了一個觀點，出於她的愛護真理的熱誠，使得她對不同意

這一觀點的朋友（不是對我），有很不友善的表現（當人民自己的電台七〇年五月十日的社論發表后，証實了她所堅持的觀點是不對的）。這段話，恰恰是林康在掩飾自己的錯誤而作辯護。要是金玉同志生前對“不同意見的朋友”“伴詳不睬”，是不能也不至於要林康在詩中把這一表現用“橫蠻”的字眼來描繪，更何況那又“不是對我（指林康）”的表現呢！話講回來，林康又有什麼理由要把一個已死的革命烈士生前對待朋友不大友善的表現喻為“橫蠻”呢？當着反動派對待人民採取法西斯鎮壓手段，無理、野蠻迫害人民時，我們把這種罪惡行徑用“橫蠻”來形容，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對我們的朋友或同志，在相互之間有不大友善的表現——或如林康所說的“伴詳不睬”——，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有什麼理由把這一表現用敵對的態度來對待呢？退一步說，即使金玉烈士生前曾對林康有那種“伴詳不睬”的表現，那麼林康在他對“這位亡友的懷念”的作品中，是否也應該提出來呢？我們認為那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應該的，何況我們的文學藝術是在打擊敵人，讚揚廣大勞動人民的好人好事，而不是在詛咒和誣毀革命人民羣衆。

在“挽歌”里用“橫蠻”來描繪我們的革命烈士，林康在“表白”中說是為了“襯托”金玉烈士的“純真”。我們怎樣也很難理解這樣的公式：橫蠻——純真。林康懷着的不是勞動人民的熱誠而又真摯的階級感情，而是別有居心的，是對朋友的仇恨態度的。總之，那不是在革命隊伍里的人應有的態度。

至於造成這次意外事件，我們

（轉入第八版）



# 說小聲點的哲學

小兵

在這個光怪陸離的社會里，有一種聰明人，他們有一套顧全面子的處世哲學。這個哲學雖然有點可笑，不過有時候如果拿給一些不自量力和恬不知恥的人用用，倒也挺合適的。

這個哲學很簡單，它就是這樣一個精簡的公式——「凡是自己辦不到的事，說小聲點。」

我想，這是個頂妙的處世方法。如果那些喜歡大聲叫嚷什麼要「消滅共產黨」、「防止革命」的大小兵卒們好好地掌握，發揮到他們的言行中去，倒可以少丟許多臉。不是嗎？拉扎克傀儡集團和泰國的那些泥菩薩，動口又動手，手腳都亂來，結果共產黨一樣地多，而且不斷在增加，這不是很「洩氣」的事嗎？

「反共社會主義」的大人物，

(接第七版)

一直認為，主要導致者不是駕車的同知，也不是金玉同志；然而，林康却歪曲事實，把這個意外事件的責任全部推在駕車同志的身上，並且惡狠狠地把他喻着「魯莽者」。這是一種什麼態度？向他提意見呢？或者表示同情呢？或者勸別人改正錯誤？在林康的字里行間，我們看不出有這樣的用意。

林康在他的「表白」中寫道：「我的本意，是希望通過這次教訓，使他有所檢討，有所改正，實際上並沒有譴責他。或是「有意挑起駕車的情緒，致使他感到終生遺憾」的意思。」讓我們看看林康的原詩是怎樣寫的：「除開那一個魯莽者應該有永久的內疚（他應該有）」。「既然要別人改正缺點，那為什麼還要別人「應該有永久的內疚」——而且是重覆地加強語氣呢？這怎能是沒有這樣的意思？」

「魯莽者」是什麼意思？！這難道不是指責駕車的同志全然不顧車上另一位同志的生命安危，瘋狂地駕車，橫沖直闖，對自己的生命也不重視嗎？

按照林康的話，他將造成下列嚴重的后果：

(一)造成群眾鬥同志。如果群眾相信林康的話，相信駕車的同志是一個「魯莽者」，以為整個責任應由駕車同志負責，那麼林康將誤導群眾，使群眾譴責這位駕車的同志。造成群眾鬥同志的反動局面。

(二)自從這個事件發生后，反動派就引用了「法律」、「控告」這位駕車的同志，罪狀是「駕車疏忽」、「造成朋友的死亡」。林康的這種講話，無形中是幫了反動派一個大忙，使之更有利於反動派的法西斯行徑。同時，林康的這種講話也是有利於一些牛鬼蛇神、反革命份子製造反革命的輿論，這一點是最重要

托了一個乞丐林，到處求乞，見光頭的叫爹，見有奶的便叫娘，其用心之良苦，還是「爲了「新加坡共和國」能在動亂的東南亞「生存」。可是，區區一丁點的小地方却喜歡以「大國」或「名政治家」的姿態出現，也就未免太不自量。再者，到處去當別人的幕僚或師爺，可是自己的一個小地盤却「民怨四起」，人民腰帶緊束，還得去修練瑜珈術，以抵擋飢餓這不速的惡魔。這不也是很「洩氣」的一回事嗎？

的。

林康在他的「表白」中，說他自己「對於整個事件的經過了解得並不清楚」，那麼「魯莽者」和「他的不穩重就是這次偶然事件的必然因素之一」這種說法可以說你是在不了解事件經過下寫出來的嗎？不了解事件的經過又怎能用這樣的辭句——「魯莽者」來描寫判斷這次事件是由駕車的同志引起的呢？這是我們所不能苟同的。毛主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林康先生，難道你不知道這個淺顯的道理嗎？

在我們的文章中有這麼一句話，「這首詩歌（指「挽歌」）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用意存在的！」這句話我們認為並不會太過份。這首詩歌一方面是否曲了革命烈士的形象，打擊革命的同志，另一方面是作者存心歪曲整個事件，使之有利於反動派，不利於革命人民。像這樣的詩歌，我們是不會讓它自由的存在。

林康在他的詩中對我們的同志進行打擊，譏嘲和丑化，這種行徑難道不是可惡、可卑的嗎？我們的這種做法不是如彼岸先生所說的什麼「殘酷鬥爭」，什麼「無情打擊」。是誰正在做這種「無情打擊」呢？大家不是一目了然了嗎？彼岸先生說我們是在給別人「亂套帽子」，是「一棍子把人打死」。我們認為，把被顛倒了的烈士的光輝形象再顛倒過來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沒有套上任何一頂帽子。

對於金玉同志犧牲的事件，我們不知道彼岸先生是否了解得很清楚。但是，有一點我們要提出的是，彼岸先生的「反對」一棍子把人打死」的文章，不是指出「挽歌」所起的影響，和「革命志士形象不容歪曲」這篇文章的觀點是否正確，而却捨本逐末的把我們的一些措

最近，砂勞越有一小撮「左翼」政黨的上層寡頭，由于和拉扎克勾搭得巧妙，于是便「一登龍門，身價百倍」地顯耀起來，那些原被視為是「親共」的名人，便也都「反共」起來，而且大叫要「滅共」了。但它們却不看一下自己的拳頭有多大？能對付得了多少人？如此一來，又不免要「洩氣」的。

上面這些例子，就是因為不明白「說小聲點」的哲學，所以才會連連地「洩氣」，如果能夠掌握「說小聲點」的哲學，那就可以少「闖一些禍」，少在人民面前丟臉了。因此，說來說去，就是一句話，如果「無聲的革命」、「反共社會主義」、「滅共左翼」、「剛強勇猛」等只有引來「洩氣」後果的「政治名流」，能夠說話放小聲點，那就算給共產黨打個落花流水，畢竟還是「洩氣」的程度可以減輕一點；而且，抱頭逃竄時也可以少顧到面子問題了！

辭挖出來加以批評，並且濫用了毛主席的語錄。彼岸先生這種做法是我們所不能苟同的。還有一點有必要提出異議的，彼岸先生說我們的筆名「群眾」、「只是署名」，而「不一定代表群眾」。其實，維護正義，批評一些對革命人民不利的不正確的文章，即使執筆的人只是一個人或者是多數人，這都是好的，正確的，不容我們去非議的。

林康在他的「表白」中引用了一段魯迅的話，並說「對敵人的批判和對朋友的批評，是應該有着十分嚴格的分野的」，否則「是很可能引起「巧妙的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的反作用」。按他這一說法，我們倒是要反問林康一下，對朋友、對革命烈士是否應該採取打擊，譏嘲和丑化？如果是這樣，那何嘗也不是在「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

魯迅也曾說過：「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予反響和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挽歌」不是「有害的事物」呢？我們的這種做法是不是「粗暴的」、「官僚的」、「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的，或者是「一棍子把人打死」呢？我們相信心紅眼亮的革命群眾是能够分得清、辨得明的。

由於我們不是專門搞文藝的文藝工作者，在思想認識和理論水平上有限，對待「挽歌」的認識，我們只能提出上述粗淺的看法。我們希望文藝界的同志，對於我們的觀點和做法，多提一些意見。



# 關於海口區事件的報告

黃漢

1970年9月

(接上期)

根據當時的情況，除了由事先安排出去的那批已事先得到我們的通知同機向預定的方向和地點突圍，並依約好的聯系辦法與我們保持聯系外（事後了解他們已於三月初旬突圍），我們原來打算派出一個小隊先突圍與外界取得聯系後，再根據所了解的情況處理，但由於這個小隊的同志，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遇到困難折返，無法完成任務。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才決定部份（而不是全部）主要領導人帶隊突圍，這比較方便處理問題。事後有人指責說，領導只顧自己突圍，不顧學習班的同志，這種指責是不符合事實的。事實上，在領導突圍之前，經常派人與尚未突圍的各單位同志聯系並協助他們解決各種困難問題。在領導突圍之後，即刻派隊返回戒嚴區接應。面對種種客觀上的困難，有的單位聯系不上，但一旦獲得有關同志的消息後，即刻派隊到有關地點進行多次的廣泛的搜尋。對於一些下落不明的同志，除了派隊尋找外，更通過地方工作同志和革命群眾幫忙尋找。說領導不顧學習班同志的言論在客觀上與敵人製造輿論造成同志與群眾對領導不信任的作用是一樣的；況且還有相當數量的學習班同志在部隊同志的帶領下，已在領導之前安全突圍了，至於有一小部份學習班同志（也有部隊同志）在領導突圍之前或之後，因被敵人襲擊而壯烈犧牲，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個原因與各該單位的帶隊人的思想情況與能力是有關係的。

至於一些一時無法突圍的同志採取分散隱蔽伺機突圍的決定也是對的，只是一些單位的負責人在處理具體問題的時候，產生某些偏差或錯誤以致使敵人有機可乘，造成了損失。

有個別單位，由於該單位的帶隊人在某種程度上對敵人存在着希望其解除戒嚴的幻想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對敵人存在着恐懼心理，以致不執行領導上關於伺機突圍的決定，犯了原則性的錯誤，由於過久停留在森林中糧食醫藥奇缺，由於缺糧加上疾病，以致在五月底六月初有數位同志犧牲，這是很令人難過的。這些同志的犧牲是反動的聯盟政權造成的。我們要把這筆血債記在反動派的帳上。

領導上關於分批伺機突圍的決定，從總的方面看是正確的，但在具體處理上，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分開的處理上是存在着缺點的，

這種缺點的產生與當時對敵情掌握不夠是有直接聯系的。在今後處理分散的時候，應注意到分的時機問題，這應引為經驗教訓。

(7) 怎樣看待損失和犧牲

領導機關和部隊主力突圍了，但卻有少數的幹部、戰士和部隊學習班的學員在這次反“圍剿”的鬥爭中壯烈犧牲了，他們是北加勞動人民的好兒女，為了壯麗的民族解放事業，在反對英馬反動派的鬥爭中，獻出了他們年青的生命。

當反動派的主要目的未能得逞時，嗜血成性的馬來亞野獸兵並不會放鬆對海口區人民的進攻，多少善良的勞動人民被投進牢獄，多少人民群眾在野獸兵的槍聲下倒下去，多少的財物遭到洗劫。海口區的農村遭到嚴重的破壞，只是因為他們是善良的人民，他們是不屈的老百姓，不願向反動派屈服，不願充當其幫兇。

在敵人的進攻下，損失、犧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要怎樣看待損失和犧牲？難道像迷信的人們向上蒼禱告，祈求魔鬼不要來進犯？難道在野獸兵的面前，任其蹂躪以博取他們的慈悲？對着變成廢墟的家園哀傷流淚？不！正如武松在野獸的面前一樣，在武松看來刺戟牠也是這樣，不是把牠打死，就是被牠吃掉。因此，我們面對傀儡兵的進攻，只有奮起反抗。毛主席教導說：“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但是我們應當盡量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毛主席教導我們如何正確對待損失和犧牲。不要哀傷，流淚，不要哀聲嘆氣，要勇敢地挺起胸膛，拿起槍桿子對準反動軍隊射出復仇的子彈。

但遺憾的是一小部份人就不是這樣看。這些人說“部隊害死群眾”。說這種話的人是站錯了隊，說錯了話。敵人要殺人是敵人的反動本質規定了的，不是因為有了革命武裝，他們才會殺人，當還沒有革命武裝的時候，敵人更能胡作亂為，有了人民的武裝，敵人總算“小心”一點了。人民群眾和人民軍隊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革命隊伍正是為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才去工作，才去戰鬥的。光榮的戰士，為了群眾的利益獻出了他們的一切，在必要時，還獻出他們寶貴的生命，他們是群眾利益的捍衛者，害死群眾的是反動派。

(8) 敵人遭到可恥的失敗

反動聯盟政權，真是壞事幹盡，慌話說盡。他們把在海口區迫害群眾的罪行當着光榮的業績加以宣揚，既使如此，偽州行動理事會前任頭目哈侖在三月二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不得不承認：“實施廿四小時戒嚴，致使一些日常人民的生活活動被阻止進行，不能收割，兒童不能上課，這是無可避免的”。雖然這是輕描淡寫，但也可見一斑。哈侖接着說：“有一些在那里的居民，未向政府報告，在他們屋子附近的共產活動，表示他們不是效忠的公民，故政府採取嚴厲行動對付他們”。從他的反動言論中也可見他們如何殘暴地對革命群眾。

此次反動派向海口區進攻，是經過一番苦心策劃的。讓我們看一段哈侖對此次反革命“圍剿”的描述（見1970年6月17日，詩華日報轉載海峽時報的報導）。他說：“首先，在取得共產黨在該區活動的情報後，要詳細地計劃一項突擊行動。因那里的地勢問題不能用飛機，恐驚走敵人，不能從陸路去，只能由海路去，軍用船艇不夠，便動用水警及公務局的船隻及駁船以運載保安部隊，使用舷外毛多機器，怕聲響太大，故用槳來划，槳不夠，工兵便動手做。經過二個月的計劃籌備之後，當局即發動‘巨網行動’，同時宣布廿四小時戒嚴，以利保安部隊行動”。由此可見其費盡苦心。這樣的苦心籌劃的“成績”又如何？讓我們回頭看三月二日偽馬第三步兵旅頭目哈辛的講話，他說：“這項軍警聯合行動，得到馬來西亞空軍及海軍支援下，於二月廿四日晨四時展開，戒嚴在此時間實施時，保安部隊已開入了該地區，開始搜剿共產黨武裝訓練中心。保安部隊划到這個訓練中心，不過該訓練或已被放棄一個時期。未在營寨內發現有人。相信他們遷移到一個新的訓練所去”。由此可見，他們所謂成功的軍事行動，第一着不過如此。

為了製造成功的氣氛，哈侖說（據詩華日報報導），到三月十四日所謂情況大好，“保安部隊”一次又一次地與其敵人較火，把敵人一個又一個地“消滅”。哈侖誇張地說：“接觸次數太多了，我們一時算不清打死多少人”。他們太興奮了，以至忘記了在三月二日他們自己說其敵人之數目才40—50人，連這幾十人的數目，他們也算不出來，真是荒唐至極。

在六月中旬敵人為了自打圓場，胡說什麼“共產武裝實力七十巴

仙被消滅，又胡說什麼。一百巴仙摧毀共產黨圖在那里訓練武裝人員之場所。如果說我們的武裝隊伍因突圍而七十巴仙不在了，倒有些道理，如果說離開該區事實上又不止七十巴仙，至於說被消滅，那就還有待歷史證明以後誰消滅誰了。如果說訓練場所因我們主動放棄轉移，敵人形容被其摧毀一百巴仙，那麼，這位馬來阿Q之精神倒不會比魯迅筆下的阿Q遜色。

正當這些反共“英雄”們，口沫橫飛講述他們的“輝煌戰績”的時候，還是偽馬武裝部隊參謀長翁姑那查魯丁“踏實”些，他於八月十一日離開砂拉越返回吉隆坡時，警告其所有的反動軍事頭目說：“雖然保安部隊在‘巨網行動’區取得成功，並不意味着我們已完全摧毀砂拉越共產黨的成功。那個地區的成功，我們只是摧毀敵人的一小部份”。

可能當敵人開始其所謂“巨網行動”時，對失敗的結局或許會有些預見吧。在三月二日記者招待會上，哈倫已說過，“這股份子有優良武器配備，力量強大，由一位砂共高級幹部率領，有戰鬥經驗，曾擊敗過印尼軍”。僑州警監韓丹說：“那股共產黨股份子，為砂拉越人民游擊隊，……砂共與印共聯合部隊（即指火焰山部隊——筆者）曾在一九六七年奪得印尼西婆山哥利杜機場。他們經過優良訓練，有戰鬥經驗，配有二次世界大戰的自動武器”。面對偽參謀長之警告，或許他們可說，我們是有言在先的，這些人本來就不易對付的。

從反動軍警頭目言論觀之，從我們所得到的情報觀之，從敵人對海口區進攻的規模和部署觀之，敵人在戰術上是充份重視我們的。敵人集中使用兵力即其所謂全力以赴，採取突擊的手段，目的在於“一舉殲滅之”，然而敵人的陰謀不但不能得逞，反而在這一回合中是失敗了，充份暴露了其法西斯本性，也充份暴露了其紙老虎的本質。當其邪惡意圖不能得逞時，他們便野蠻地大量逮捕了群眾，使六哩集中營的政治犯數目激增，這正說明了敵人害怕群眾的虛弱本質。

敵人是失敗了，但是由於敵人的反動本質，他們是絕不會停止對革命力量進攻的，是絕不會因此而罷休的，敵人一定會進一步更瘋狂地更野蠻地為了挽救不利於他們的局面，為了找尋、搜索突圍後的人民武裝的動向而絞盡腦汁，以便組織對革命力量的新的進攻。我們必須提高警惕，作好嚴密保安工作，作好一切準備，迎接新的戰鬥。

### (三)發揚優點 糾正錯誤思想

面對這樣大規模的反革命軍事“圍剿”，不用說困難是很多的，在海口區革命隊伍里的每一個人，從領導、幹部、戰士、地方工作者以至群眾，每一個人都投到反“圍剿”鬥爭中去。在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的領導下，群眾支援部隊，部隊依靠群眾，完成了突圍的任務。

在這場鬥爭中，不論是革命群眾還是革命戰士都有很好的表現，從總體上說，同志們的表現都是很好的，他們立場鮮明，頑強不屈，經歷着各種難以想象的困難和危險，其中一些同志，已為革命獻出了他們的生命。

正是好的事物在革命隊伍中佔優勢，所以我們的隊伍得到保存，取得勝利，當然缺點和錯誤也是難免的，也一定會有的。現就在這次反“圍剿”鬥爭中出現的好人好事和缺點錯誤分述如下：

#### (甲) 在反“圍剿”鬥爭中出現的好人好事。

為了讓同志們了解革命隊伍的一般精神面貌，我想在這里簡單的介紹幾位同志的情況。這些同志，只要他們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以認真改造世界觀，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很快成長的，以後他們的表現如何，有待他們的努力，但就這一次反“圍剿”鬥爭中，他們的表現是令人感到高興的。

(1) 楊國強，周明和劉勇明三位同志，他們是在三月間第一批突圍的那小隊的隊員。當他們突圍時，沒有嚮導，地理情況不熟悉，糧食不足，他們經過不熟悉的沼澤森林突圍，他們和其他同志一樣，以堅忍不拔的毅力，勇敢地行進，終於突圍成功了。

接着，他們接到他們小隊長命令，要他們執行倒回出發地點去聯繫的任務。這任務當然是困難和危險的，但為了執行革命任務，他們不顧疲勞，不把困難和危險放在心上，毅然決然地接受光榮的戰鬥任務，並堅決去完成。在沼澤森林中跋涉前進，在遙遠的征途上，其中的兩位和其他同志往返達六次之多，很好地完成聯繫與充當嚮導的任務。他們不是為了增薪和升級，在人民武裝隊伍中沒有這一套，為的是為革命多作出自己的貢獻。他們除了有手中的武器，更重要的是在黨的教育下，有一顆忠於北加革命事業的紅心。

(2) 為了使學習班的同志能安全轉移，部隊派出一部份戰鬥員和學習班同志在一起。因為學習班人多，故分成幾個部份，這里講的是其中的一個部份。

劉佑菊同志和小留同志是其中的二位戰鬥員。

他們在森林中的營地被敵人發覺後，敵人便把這個營地當作一項軍事目標，當敵人以低姿運動接近他們的營地時，當時恰好輪到學習

班的同志站崗，站崗者並未發覺這個敵情，當時小留同志發覺樹枝搖動，根據經驗判斷是敵人爬行引起的，大家便作好準備。敵人首先開火了，但我方沒有人被擊中，我方戰鬥員立即還擊，當我方還擊時敵人不敢再接近，一部份戰鬥員和學習班同志即迅速轉移，劉佑菊和小留同志因掩護同志們轉移便留在後頭，因為他們不熟悉當地地形，因而他們便與其所屬的隊伍失去了聯繫。

這兩位同志都不是當地人，人地兩生，在其掩護學習班同志轉移時，來不及拿他們的背包，駁火後，情況已不允許他們去拿背包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除了手中的武器，已是一無所有了，沒有糧食，沒有衣物，更困難的是沒有認識的群眾，對於這兩位同志來說，無疑的困難是嚴重的。他們多年的邊區生活，使他們產生這樣的信念，一定能夠恢復與隊伍的聯繫，一定能夠找到領導。在困難的環境里，提高戰鬥的勇氣，天大的困難，絕不屈服，堅持鬥爭，“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毛主席的教導銘記在心，從此，他們便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他們周旋在敵人佔領着的農村，設法去找尋那些陌生的群眾，然而許多群眾都被捕了，這又是新的困難，在邊區艱苦的環境里，使他們學會了怎樣求生存，怎樣堅持戰鬥。

有一天，他們接近了敵人佔領了的群眾的屋子，他們發現敵人恰巧不在，便一個負責警戒，一個拿着布袋，把敵人的麵包、果子醬及罐頭食品等裝夠一袋，有足夠重量了他們才離去。事後他們說，群眾的東西是不能拿的，但敵人的東西却多麼慈善，這些糧食，他們省着地吃，維持了好久，當他們在群眾的幫助下，與另一單位的同志取得了聯繫時，還留有禮物與其他同志共享呢！

機智勇敢，頑強不屈，在極艱苦的環境里堅持鬥爭，在我們人民武裝中是不少的，他們兩位只是一例。

(3) 在另外一批地方同志及學習班同志那里，我部隊也同樣派出了戰鬥員以協助他們，其中之一是黃錦隆同志。

有一天，當他們在椰林中休息的時候，有二個地方同志出外了解情況，而被敵人跟踪，他們的營地暴露了，接着，敵人便前來搜索。當時學習班的同志站崗，發現了兩個敵人，而誤認為是群眾，結果被敵人先開槍其中一位同志手受傷。敵人瘋狂地掃射，黃錦隆同志便鎮定地機智地，利用椰樹頭作掩護體，進行反擊，第一槍把先頭那個幹倒，敵人便停止前進了，在後邊的同志乘着敵人停止前進時，安全後

(待續)



## 美帝策劃在

# 印度支那進行新的軍事冒險

〔新華社北京二月四日訊〕美帝國主義爲了挽救它在印度支那戰場上日益慘重的失敗，正在進行一場新的軍事冒險，進一步擴大侵略印度支那戰爭。

美國國務卿羅杰斯一月二十九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發出的露骨的好戰叫囂，是美帝肆意擴大侵略印度支那戰爭的一個明顯訊號。羅杰斯聲稱，美國“準備使用爲保護美國人的生命所需要的最大限度的空中力量”。他公然叫囂“各方面沒有限制”，“沒有任何法律限制”，“我們沒有把使用空中力量限制在印度支那的任何地方，不管是南越、北越、柬埔寨，還是老撾”。他露骨地對印度支那人民進行戰爭詭詐，叫囂美國還“打算提供一切必要的空軍力量”來支持亞洲人民（即美國的傀儡集團）爲反對共同的敵人而採取的任何行動”。他還威脅說，“至于我們是否會採取其他的行動，我們必須等着瞧。……我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對於羅杰斯的這番叫囂，連西方通訊社都說，這是爲美國採取新的冒險行動“敞開了大門”。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富布賴特也說，羅杰斯的講話表明“美國可能正在玩弄重複‘柬埔寨事件’的做法——這一次是在老撾”。西方通訊社記者援引華盛頓報紙和電台消息說，南越僞軍“已在邊界附近集結”，準備在美國空軍的支援下在老撾南部地區進行“大規模的地面行動”，“這一行動將和去年五月美國攻入柬埔寨的行動相似”。

就在羅杰斯講話幾小時後，美帝悍然出動大批飛機對越南南方、柬埔寨和老撾加緊進行狂轟濫炸。據西方通訊社透露，一月三十日，“四百架美國飛機對老撾的最南部進行了飽和性轟炸，以便爲南越人（即南越僞軍）發動進攻準備”。西貢的侵越美軍當局還“取消了飛往南越北部地區的B-130運輸機的班機，以便爲佔優先地位的運送部隊和裝備的工作作準備”。據法新社記者自華盛頓報道，美國參議員文肯一日晚說，他從美國國務院獲悉，美國和南越僞軍正在老撾邊境集結，“以便進行我們可能採取的一次大規模行動”。據美聯社報道，最近，美國飛機還把一千多名泰國軍隊運進下寮波羅芬高原地區。

這一切表明，美帝國主義處心積慮在印度支那地區瘋狂地擴大侵略戰爭，妄圖從新的軍事冒險中尋找出路。

羅杰斯在一月二十九日的記者招待會上還大放厥詞，重彈“侵略有理”的濫調，說什麼美國擴大戰爭是“爲了保護美國人的生命”，

“爲了不使敵人重新建立避護所”，“爲了撤軍”……等等。這些地地道道的強盜邏輯，不值一駁。美帝在印度支那每進行一次戰爭升級，就重彈一次這種濫調。但是，這既掩蓋不了美帝的侵略罪行，也欺騙不了世界輿論。美帝國主義在印度支那進行新的軍事冒險行動是策劃已久的。自從一月初美國國防部長萊爾德竄到曼谷、西貢進行“視察”以後，美帝就瘋狂地進行擴大侵略印度支那戰爭的軍事部署。它指揮南越傀儡集團向柬埔寨增派大量南越僞軍，配合龍諾傀儡軍向柬埔寨愛國軍民進行瘋狂反撲，並且悍然出動美國飛機、軍艦和軍事顧問直接參加侵略柬埔寨的罪惡戰爭。美帝國主義還頻繁地出動大批飛機，加強對老撾和越南南方方的狂轟濫炸，增派泰國傀儡軍伙同老撾右派軍隊大舉侵犯老撾解放

區。但是，這一切都不能挽回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在印度支那戰場上的敗局。金邊波成東機場一聲巨響，美帝“援助”龍諾集團的大批飛機報銷。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裝力量、老撾愛國武裝力量和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裝力量，在戰場上都不斷取得新的勝利。

美帝企圖從新的軍事冒險行動中找出路，只恰恰反映了它在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武裝的沉重打擊下屢遭慘敗、越陷越深的困境。五十多萬美國侵略軍在越南南方被打得焦頭爛額，狼狽不堪。美帝對柬埔寨的入侵更碰得頭破血流。今天，美帝的“空中力量”也好，地面入侵也好，都不能挽回敗局。“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美帝垂死掙扎，挺而走險，等待它的，只能是更加慘重的失敗。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聲明

〔新華社北京2月8日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聲明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

一九七一年二月四日，老撾愛國戰綫黨中央委員會發表聲明，強烈

譴責美帝國主義及其西貢、曼谷走狗大規模侵入老撾，緊急號召全國軍民同越南人民、柬埔寨人民加強團結，奮起戰鬥，堅決打敗美國侵略者新的軍事冒險，保衛自己國家的主權、獨立和中立。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老撾愛國戰綫黨的這一莊嚴聲明，表示最堅決支持。

侵略成性的美帝國主義，不顧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強烈反對，正在加速推行擴大侵略印度支那戰爭的計劃。幾天以前，尼克松政府還躲躲閃閃，企圖掩蓋它的罪惡陰謀。現在，它已脫掉偽裝，兇相畢露，明目張胆地侵犯老撾。美國侵略者及其西貢、曼谷走狗，出動了數以萬計的武裝力量，從空中和地面向老撾南部地區，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與此同時，美國侵略者還增派大量西貢僞軍侵入柬埔寨東部地區，並且妄圖對越南北方進行突然襲擊。尼克松政府如此猖狂，只能激起老撾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國人民更堅決的抵抗，加速它的徹底失敗。

美帝國主義大規模侵入老撾，不僅是對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嚴重挑釁，也是對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嚴重挑釁。老撾是中國的近鄰。中老兩國人民是親密的兄弟。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早已下定決心，全力以赴，支援老撾人民、越南人民和柬埔寨人民打敗美國侵略者

及其一切走狗！”

（接第五版）

的抗暴鬥爭的浪潮呢？……這麼追究下去，李光耀傀儡“獻詞”和《新明日報》的文章，就是貓哭老鼠的表現。盡管只能具體地道出了社會不安寧的表面現象，也够瞧的了。現在人們可以追究下去，你李光耀又怎樣自圓其說呢？我們人民不是愚蠢別以爲我們那麼隨和，任你爲所欲爲的。

李光耀傀儡“獻詞”開頭的一句話：“一年之計在於春，我希望大家加倍努力，克服任何困難……”不過是句空洞無物的、乾燥無味的開場白，它只不過是向馬來亞人民大灌迷湯，要我們忘卻階級鬥爭，無條件地爲美英帝國主義及其僕從當牛馬，落在爲生活勞碌、懷懷懂懂地過一輩子。這是辦不到的！我們不是阿斗，不會聽任反動派主宰我們的。那我的口號是：“一年之計在於春，我希望大家加緊戰鬥，克服任何困難，以消滅一切反動派，爭取民族的解放！”只有這樣，物價才能下降，人民才能過着美好的生活。

我最后呼吁大家提高革命情緒，提高警惕，打倒李光耀傀儡集團，打倒拉扎克集團，和解放軍一道並肩戰鬥，以實現我們的願望。



## 絕食絕飲鬥爭在繼續中

反帝愛國志士的絕食絕飲鬥爭至今已進入第61天了，反動當局繼續進行強蠻打針、灌牛奶，獄中戰友的體質非常衰弱，而女戰友劉麗英目前一直被關禁在黑牢的醫院里。最近，光榮家屬照例前往探獄，唯探獄時間非常短促，有的家屬言還未出，電話即被切斷。

另悉：在本月二日至偽總理署游行示威而被捕的十一位光榮家屬，她們於本月十日獲准“具保外出”，反動派曾不准其中四位“具保”，而另外七位則須二千元方可“具保”，但光榮家屬堅持不要，後來，她們被拘禁在樟宜黑牢，但本月十日的偽法庭上，反動派却准予十一位家屬以五百元“具保”，反動派這場出爾反爾的表演，豈不是非常可笑嗎？

## 馬來亞光榮革命家屬 譴責拉扎克集團 迫害獄中親人

被拘禁於馬來亞大陸的政治被拘者的家屬代表，本月九日在吉隆坡舉行記者招待會，家屬代表強烈抗議拉扎克傀儡集團對政治被拘者的法西斯迫害和野蠻毆打，要求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被拘者，被拘者家屬還提出下列八點要求：

(一)恢復親人探獄時間，每周二次，每次時間一小時。（於去年五月之後，反動派只允許探獄一次，而時間由一小時減為廿分鐘）。

(二)被拘者有病痛時須有合格醫生為他們診病，而且不得套上手銬。

(三)立即停止夜間在營內做出各種吵聲（如擊鼓、打鑼和敲鐘等）以干擾被拘者精神上之安寧。

(四)立即解除每天十六小時的長期單獨監禁。

(五)不得沒收政治被拘者與外界親人的書信來往。

(六)不得減少供應報章之訂份，麻營已減少了六份，而只有“部長告告”才可在報章上看到。

(七)目前被拘禁在芙蓉的政治被拘者應調回政治拘留營去。他們目前在該黑牢正遭受如同“刑事犯”一般的待遇。

(八)盡速將被拘者調至靠近他們家園附近的拘留所，以便家屬之前往探獄。

據悉，被監禁在馬來亞大陸華

都牙也扣留營的政治被拘者至少有175名，麻坡營至少有95名，太平至少有11名，芙蓉至少有27名（他們是被剝奪“公民權”或所謂“非公民”，反動派要把他們驅逐出境，但戰友們堅決給予反擊。）除此之外，在馬來亞大陸大約有五百多名被限居留在某些地區，不准他們參加政治和工運活動的人士，而且還有不計其數的反帝愛國志士是被秘密逮捕和拘留或被殺害了。

## 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 致電譴責傀儡政權 迫害政治被扣者

馬來亞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對在華都牙也、麻坡、樟宜等的政治被拘者越來越惡劣的情況表示關懷。在本月五日，該部打電報給拉扎克及李光耀傀儡集團，嚴厲譴責這兩個傀儡集團變本加厲的虐待馬來亞（包括星島）的政治被拘者，並要求無條件釋放他們。

該部於三日發表的聲明中說：法西斯的拉、李傀儡政權一路來對馬來亞的進步人士進行野蠻虐待，農民、工友、漁民及其他進步人士數以千計的被拘禁和被驅逐。被拘者的情況越來越惡劣，星島政治被拘者的絕食絕飲鬥爭至今已進入第50天了！芙蓉的被拘者亦進入第40天了！住在靠近加影的一個被拘者目前幾乎近於發瘋了，而須要由其六十歲的老母照顧；有一位患上嚴重眼病而須要割治；另一位患上心臟有孔，但“公民權”被剝奪而不能到外國醫治；加南星律師被單獨關禁，他聲稱，如果致使他神經失常的話，反動派則必須負起一切後果。

聲明最後說：我們嚴厲譴責法西斯政權對政治被拘者的繼續虐待，反動派必須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被拘者。我們也呼吁國內外的兄弟團體支持被拘者反迫害，爭取自由的鬥爭！

## 最嚴厲抗議拉扎克政權 迫害麻坡營戰友

自從去年五月二十二日以來，麻坡集中營政治被拘者反右組同志，一直被反動營方無限限期處罰不能與家屬會面、通訊、讀報，使獄中同志與外界人民隔絕聯系。反動派以為這樣可達到其可恥的目的；但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光榮家屬，沒有一天不關心獄中同志的鬥爭，對於拉扎克傀儡政權的法西斯行徑，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八個多月來，光榮家屬屢次要來與獄中親人見面，反動營方都拒

之門外。有一些從老遠地方來的家屬也不得其門而入，感到憤懣異常。對於反動營方無理的“處罰”，他們是一萬個不允許，同時通過反動營方的電話，提出強烈的抗議。

反動派的野蠻迫害，不但不能壓服同志們的鬥志，反而更加深了同志們對反動法西斯拉扎克政權的仇恨，誰都壓抑不了心中的怒火，儘管集中營看來是一個防守森嚴的地方，同志們每天都集會抗議，在營內遊行示威，高唱革命歌曲，鬥志昂揚，為爭取合理的待遇，誓坐穿牢底。在此我們歡呼獄中同志鬥得好，你們英勇的表現，是革命人民的光輝榜樣。

最后，我們呼吁廣大的人民群眾關注這一事件的發展，並且在一切方面給予積極的支援。

## 華營反右戰友

## 絕食一天支援 芙、星戰友的鬥爭

據悉：為了支援星島政治被拘者的絕食絕飲鬥爭以及芙蓉27位政治被拘者為抗議監獄營長的粗暴迫害所展開的絕食鬥爭，被扣留於華都牙也的A·B·C營全體反右戰友於一月廿三日，展開一天的絕食鬥爭，這項支援行動終於取得勝利。

## 徵稿啓事

偉大的國際“三·八”婦女節，又將來臨。希望各地革命文藝工作者踴躍惠賜稿件。截稿日期為三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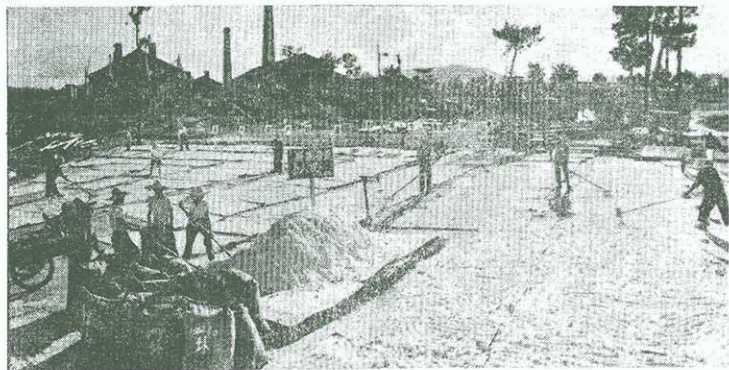
（接第一版）

活躍於這個地區的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某部，為了保衛群眾的安全，立即投入戰鬥，奮不顧身地進行還擊。戰士們牢記毛主席關於：“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了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的教導，發揚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又猛又狠地同敵人激戰一個多小時，終於勝利地打退了敵人的進攻，使群眾安全轉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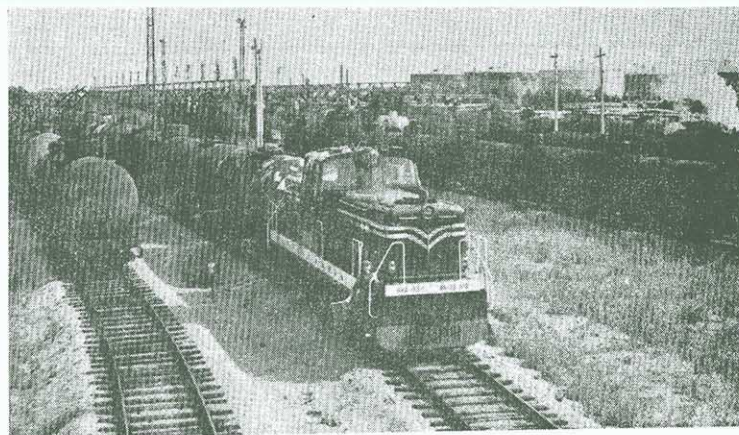
在這一場激烈的反擊戰中，我軍當場打死敵軍十二個，重傷六個，其中兩個送到醫院後死掉。我軍英勇作戰，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受到群眾的熱烈讚揚。我軍的勝利，給了群眾以極大的鼓舞。

戰鬥結束後，敵人逮捕了二十多個群眾，並把其中三個人殘酷殺害。被殺害的三個人當中，有一個是兒童。敵人的血腥暴行，激起了廣大群眾更加強烈的憤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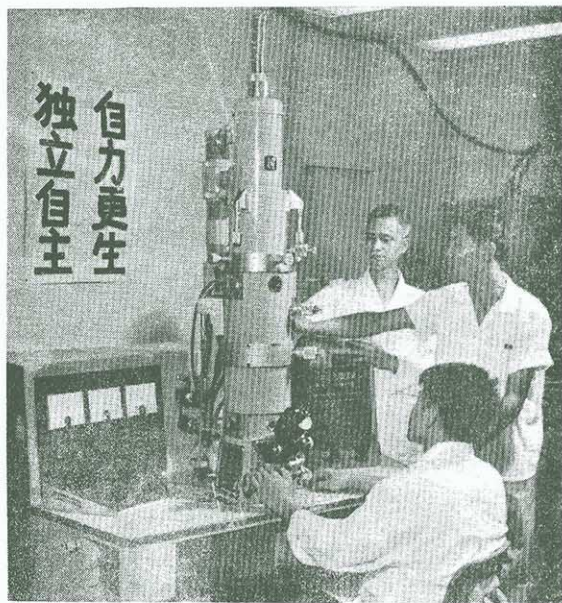


靠礦論，爲  
←群，一奮工  
江衆粉，戰人  
西找碎謬四們  
九到了論十正  
〇了叛。七在  
九一徒他晒  
地個劉們生  
質繼少邊產。  
隊藏奇探出  
在量一邊純  
紅十江採淨  
層分西，的  
盆豐紅土食  
地富層法鹽  
，的無上。  
依鹽礦馬岡



↑大慶油田工人搞技術革新，使原油產量比文化革命前翻了一番。

圖爲滿載原油的車輛開往中國各地。



用工作  
←全部人員正在調整使用這種顯微鏡。  
上海國產材料試驗成功四十萬倍大型電子顯微鏡。這是  
電子材料研究所工人和技術人員，自行設計，這是



↑鞍鋼冷軋廠生產的冷軋成卷磚鋼片